

以猶他州為基地的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非常適合作為實例，來說明虔信者如何不斷尋找各種方法來統合全世界。猶他州普若佛 (Provo) 的傳教士培訓中心每年都會以多種外語來訓練數以千計的年輕傳教士。此後，培訓中心會派遣他們去從事十八個月或兩年的傳教活動，這是教會對所有信徒的強制要求。無怪乎許多曾經的摩門教傳教士現在會受僱於政府機構與涉外商業組織，成為今日的「全球化者」。據說，甚至連中央情報局的各級職員裡，都有為數可觀的摩門教徒。

短波無線電的發明使基督教廣播傳到了世界的所有角落，而今天的衛星電視和網際網路則使傳教活動達到空前的規模。例如，全球性基督教電視臺「上帝電視臺」(GOD TV) 的主打頻道「上帝頻道」(GOD Channel)，就通過十五個不同的衛星傳送，據報導，在全世界擁有約二點七億觀眾。今天，大量以網際網路為基礎的基督教新聞網路與新聞節目將信眾持續地結合在一起，鼓勵他們展開宣傳和團體活動。基督教網路也在促使輿論關注達佛的大屠殺時發揮了作用，刺激人權觀察等其他非政府組織採取行動。但和過去一樣，傳教活動也帶來了仇恨、迫害與痛苦。一位評論家曾這樣譴責「上帝頻道」：「一刻不停地散播充滿仇恨、蠱惑民心、憎惡同性戀者的偏見，大都帶有美國右翼福音派信徒的氣息（並從那裡獲得資金）。」⁴⁷

沙漠中的啟示

基督教的教化活動，驅使羅歷山、利瑪竇、李文斯頓等傳教士學習異國語言，並將《聖經》譯為許多語言的版本，但伊斯蘭教在世界上的推進，本質上卻只倚重一種語言。《古蘭經》雖有

其他譯本，但真正的穆斯林只有用阿拉伯語才能理解真主的福音，那正是真主對先知穆罕默德宣講時所用的語言。現在，許多伊斯蘭電視臺與網站都開設阿拉伯語課程，以使世界各地的信眾都能朗讀西元六一〇年麥加商人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 (Muhammad ibn Abdallah) 在一個漆黑的夜裡聽到的言語。根據一些記載，商人穆罕默德既不會讀也不會寫。他在麥加城外希拉山 (Mount Hira) 的一處隱修所看到了神跡。一位天使叫醒他，命令他宣讀讚頌真主的言詞：「你應當奉你的創造主的名義而宣讀，他曾用血塊造人。你應當宣讀，你的主是最尊嚴的，他曾教人用筆寫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東西。」穆罕默德發現自己用優美的阿拉伯語說出這些話，而這些話就是阿拉伯語真主福音的最初幾句話，也是一本聖書的開端，書中呼籲要建立一種新的社會——「烏瑪」(umma)，不以部落忠誠為基礎，而以信仰為基礎。在後來的二十三年裡，啟示一條條、一節節地傳到先知那裡，最後成為《古蘭經》，意即「宣讀」。他開始在自己所屬的古萊什部落宣導順從「唯一的真神」，過一種基於兄弟情誼與正義的、合乎道德的生活。到先知於六三二年去世時，幾乎所有阿拉伯半島的部落都統一在這種稱為「伊斯蘭」的新宗教之下——意為完全歸順和服從於造物主。其後的一百年裡，在先知繼承人——哈里發 (Caliph) ——的率領下，伊斯蘭教征服了從亞美尼亞到西班牙的廣闊土地。七三二年的圖爾戰役中，伊斯蘭大軍最終在進入法蘭西的咽喉要道上失利。若無這場失敗，伊斯蘭教也會席捲整個西歐。在十四世紀晚期，一些蒙古人皈依伊斯蘭教，他們也帶著游牧民族特有的勇猛投入了傳播伊斯蘭教的使命。又有一個突厥部落在「義戰」(ghaza) 精神的鼓舞下崛起了。以奧斯曼貝伊 (Osman Bey, 也就是後人說的鄂圖曼) 為首的這些聖戰者，堅信自己是經過揀選的「安拉的寶劍」，要「從東方直到

④【編註】這個詞原指軍事遠征或掠奪，後來漸漸染上了宗教戰爭的意涵，通常用來指稱先知穆罕默德所領導的戰役或軍事行動。

西方，一路燃起伊斯蘭的熊熊烈火」。他們最終建立了有史以來最廣大的伊斯蘭帝國，恢復了哈里發政權。⁴⁸在亞洲與其他地方，類似這樣的伊斯蘭教征服運動帶來了一個統一於一種宗教與文化的龐大伊斯蘭社會。大量的非阿拉伯人皈依伊斯蘭教。在哈里發國裡，除歐洲南部外，其他地方的非伊斯蘭教人口都縮減為極少數。在肥沃月灣，大量的埃及人和北非人接受了阿拉伯語，放棄了伊斯蘭教興起之前的語言。伊斯蘭教和阿拉伯語崛起為一種新文明的核心。伊斯蘭帝國幅員廣闊，國內居民交流密切，可謂今日全球化的先聲。正如今天正在興起的全球社會一樣，一位研究伊斯蘭教的學者寫道，伊斯蘭世界「在經濟、政治與文化領域裡，都顯示了地方性與普世性的存在、互動與契合……資本、商品、理念與人口都在這片廣袤的地域裡川流不息」。⁴⁹

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具有同樣的普世驅動力，這種動力則是以「其信仰應成為全人類的宗教」的信念為基礎。但伊斯蘭教有一個與基督教迥然不同的特點——它沒有任何專門負責傳教的神職階層或教會。伊斯蘭教學者和傳道者常與商旅同行，但並不存在由哈里發國統轄的傳教組織或海外傳教團。伊斯蘭教在最初幾百年間，主要是通過在地中海世界和中亞的軍事征服來傳播信仰。但伊斯蘭教能在非洲和東南亞贏得信眾，還是要歸功於一般穆斯林針對周遭非信徒的傳教活動。歷史學者湯馬斯·阿諾德(Thomas Arnold)在其經典研究中詳述說，伊斯蘭教最早傳到東歐，是因為一位遭拜占庭帝國俘虜的伊斯蘭教法學者。⁵⁰但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是靠商人將這個宗教傳到廣闊的地域。伊斯蘭教教義簡明扼要——「萬物非主，唯有真主」——其信徒又滿懷熱情，這些都令人印象至深。不僅信條簡單、沒有繁瑣的神學理論，而且穆斯林所要承擔的責任也很簡明：宣讀經文、每天進行五次祈禱、奉納天課⁵¹、在齋戒月(Ramadan)期間禁食、赴麥加朝聖。正如著名的十四世紀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杜達所說的，麥加已成為「穆斯林世界一年一度的聚會場所」。⁵²自古羅馬時代起就存在的跨撒哈拉沙漠駝隊貿易，成為伊斯蘭教傳到西非的主要途徑。

葉門和阿曼商人沿東非斯瓦希里海岸旅行，購買象牙和奴隸，同時也贏得了信眾。到十一世紀初，許多非洲王國已經皈依了伊斯蘭教，阿拉伯語也成為宗教與學術的語言。十四世紀，龐大的馬利帝國(Mali Empire)的統治者曼薩·穆薩(Mansa Musa)進行了一次著名的麥加朝聖。⁵³當阿拉伯商人將伊斯蘭教帶到非洲時，伊斯蘭教在亞洲也繼續進軍——長期以來，亞洲就一直是阿拉伯半島商人的大舞臺。

1000

剛開始，伊斯蘭教是通過商人在印度次大陸和平地傳播(我們先前曾講到馬拉巴爾海岸出現的伊斯蘭商人後裔社群)。但後來在印度的傳教活動卻成為伊斯蘭教歷史上最暴力的篇章之一。在人們眼中，伽色尼人(Ghaznavid)入侵印度之舉本是一場針對印度教異教徒的聖戰，後來卻成為劫掠寺廟黃金與珠寶的良機。伽色尼的馬哈茂德(Mahmud of Ghazni)在西元一〇〇〇年攻佔德里後寫道：「我來到印度斯坦與異教徒作戰。我戰勝了敵人，我斬殺了幾拉各(Jag, 數十萬)的異教徒和偶像崇拜者，信仰之敵的獻血沾滿了我傳教的寶劍。」⁵⁴顯然，在這樣一位傳教者看來，教化異教徒和劫掠他們的黃金並不矛盾。

伽色尼的馬哈茂德製造了如此多的殺戮，也因此使世世代的印度教徒對穆斯林心懷怨恨，進而在九百年後導致了痛苦的分裂，產生了信仰伊斯蘭教的巴基斯坦。不過，也是這位馬哈茂德，

⁵⁰【編註】根據伊斯蘭教法，一旦個人的財產超過特定數額，就必須繳納一定比率的稅款，如此一來，其財產才算合法純潔。此即為天課。

從中亞帶來了一位卓越的學者比魯尼 (Al-Biruni)。⁵⁴ 比魯尼在印度住了十年，就其見聞寫下的《印度考》 (Tahqiq-i-Hind) 一書，至今仍是一部歷史學的寶藏。更重要的是，該書在印度與阿拉伯世界之間架起一座知識的橋樑。比魯尼學會了梵文，以批判偶像崇拜者的信仰，但他對印度典籍的翻譯，也讓這些典籍為更廣闊的世界所知識。他翻譯了印度的數學著作，使阿拉伯數學家得以將印度數字和「零」的概念傳到西方。有位歷史學者稱比魯尼是「世界上第一位東方學者」，並稱他「對伊斯蘭世界的文化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穆斯林可以思考與伊斯蘭教完全無關的事情」。⁵⁵ 伊斯蘭教在印度數百年的統治，為這個印度教徒佔多數的國家留下了世界第二大的穆斯林人口，同時也帶來了摩擦與政治分歧。但這段統治也產生了豐富的文化交融，恢弘的大理石建築泰姬瑪哈陵以及音樂、繪畫和文學都是例證。

聖戰打到亞洲

伊斯蘭教簡潔平等的特徵，在等級森嚴的東亞社會中吸引了不少人。但除此之外，這個新信仰之所以吸引力強大，還有其他世俗或現實的原因。早在七世紀或八世紀，穆斯林商人就到達廣州，在那裡修建了可能是最早出現於中東地區之外的清真寺。但直到幾百年後，隨著阿拉伯商人數增加，伊斯蘭教方才在東南亞取得立足點。三角帆和羅盤的使用，加之對亞洲香料需求的不斷增長，都大幅促進了阿拉伯人與印度以及東南亞各個「胡椒王國」之間的貿易。阿拉伯人「嗜食香料」之風在十字軍戰爭後也開始影響歐洲人。馬可·波羅在二二九八年說：「波臘 (Patala，位於北蘇門答臘) 居民過去都是偶像崇拜者，但由於與時常乘船至此的撒拉森 (Saracen) 商人接觸，他們已全體皈依了穆罕默德的律法。」⁵⁶

1298

1500

東南亞各港口的穆斯林移居地人口日漸增加，而伊斯蘭教力量在印度西部的崛起也強化了這個趨勢。幾百年來印度商人一直從那裡出發前往東南亞。到一五〇〇年，古吉拉特的穆斯林商人馬來人和印尼人不僅為商人的虔信及其攜帶的「聖書」所吸引，商人生活方式的奢華與精緻也深深觸動了他們，大群菲律賓人皈依伊斯蘭教也是出於類似的考慮。對許多商人而言，如想實現成功的人生，最保險的方法就是加入商界的伊斯蘭兄弟會。有一份十六世紀西班牙人的記述解釋說，菲律賓人「相信，唯有順從汶萊的摩洛人 (Moros) 信仰的宗教，才能進入樂土，享有成功的事業。他們對此非常重視……這些民眾更為富庶，因為他們是商人，並以奴隸耕種土地」。⁵⁷ 歷史學者安東尼·瑞德指出，從事貿易職業就得過著居無定所的生活，因此需要一種不同於崇拜祖先、樹木、山嶺等神靈的信仰，一種以一位無所不在的神為基礎的信仰。「不斷遷移的商人需要一種適應性更強的宗教。離開自己的島嶼後，他需要被貿易城市接納，建立關係。對於此類商人而言，伊斯蘭教不僅提供了一種信仰，而且提供了一種社會體系」。⁵⁸

1409

一四〇九年，信奉印度教的麻六甲國王拜里米蘇拉帶領整個宮廷自願皈依了伊斯蘭教。這個戲劇性的例子，說明伊斯蘭教已變成一股新的經濟力量。後來，貿易城市巨港的漢人統治者也步其後塵。這兩個城市都開始積極在本地與外國推廣伊斯蘭教。⁵⁹ 這也是保障東南亞最重要的貿易港口長盛不衰的可靠途徑。隨著古吉拉特商人和阿拉伯商人在東南亞海峽領域的地位不斷提高，愈來愈多的鄉村與城市居民隨之皈依了伊斯蘭教，接受其生活方式，將自身定位為跨國穆斯林社會的一員。到了十七世紀初，已有為數可觀的土耳其、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常駐東南亞。與伊斯蘭教的交流不僅能帶來財富和威望，而且似乎提供了合法性。爪哇馬塔藍 (Mataram) 王朝的統治

依靠貿易的力量，伊斯蘭教在此和平興起。然而到了十六世紀，充滿侵略性的歐洲列強來到了這裡。他們把對香料的貪欲、傳播福音的狂熱和對伊斯蘭教的敵意結合在一起。葡萄牙人不分青紅皂白地襲擊伊斯蘭航船，奪取港口麻六甲市，將十字軍精神帶到了亞洲。安東尼·瑞德表示，這些做法「使世界強權之間的衝突第一次打亂了亞洲的歷史。局部性的衝突剎那間演變成十字軍和聖戰，各國統治者也第一次發現，子民信仰的改宗攸關君主的生死」。⁶²在葡萄牙人的攻擊下，損失慘重的商人逃離麻六甲，在其他貿易中心穩住腳跟，而這些城市也「有意識地成為反抗異教徒入侵的穆斯林城市」。⁶³蘇門答臘島上方的亞齊王國因為朝聖者和學者集中在這個港口，等待登上胡椒運輸船前往聖地而贏得「麥加走廊」的稱號。由於這場衝突帶來了新的聖戰精神，亞齊國王致信奧斯曼蘇丹，請求他支援這場打擊葡萄牙人的聖戰。信中還說，在這個已落入「異教徒」手中的地方打通穆斯林的朝聖通道，將能給他帶來無數的財富，包括珠寶和金銀。儘管奧斯曼最高統治者對這個計劃很感興趣，但他提供的支援幾乎絲毫無損葡萄牙人的力量。

隨著聖戰精神傳入這一地區，伊斯蘭教各國也開始與既有的印度教—佛教王國爆發衝突。伊斯蘭教軍隊人數雖少卻意志堅決，堅信得到安拉的庇佑，又配備了巨型的土耳其大炮等火器，擊潰了對方的抵抗。戰敗的君主及其臣民雖然接受了勝利者的信仰，但只不過是在既存的神靈崇拜、印度教與佛教的神話與儀式之上，形式性地接受伊斯蘭教而已。印尼研究者M·C·李克列弗斯(M. C. Ricklefs)就爪哇的情況寫道：「多少稱得上伊斯蘭式的服裝底下，舊日的文化依然在生長……爪哇的穆斯林似乎堅定地認為，他們的（伊斯蘭教）信仰是真實而正確的。」⁶⁴直到今天，

在印尼人口最多的爪哇島，依然矗立著高聳的婆羅浮屠佛塔。這種印尼化的、折衷性的、寬容的伊斯蘭教很快就與新來的阿拉伯正統教派產生碰撞，使這個國家爆發內戰。但伊斯蘭教已經開始影響這個地區文化的每一個角落。

由於穆斯林禁止用寫實手法描繪活物，一整套全新的幾何圖樣與阿拉伯式花邊於焉出現，更結合了東南亞熱帶地區的花卉圖案。⁶⁵同理可證，由於任何以藝術形式代表人類的做法都遭到禁止，印尼人就改變了傳統的皮影戲，把象徵印度教典籍《羅摩衍那》中各種人物的木偶都弄成笨拙的樣子。為了展現信仰，爪哇島馬塔藍的蘇丹甚至穿上了中東服飾。仿效的風氣也蔓延到商人中。隨著航運的發展，赴麥加朝聖的商人日益增加，他們的服裝也逐漸改變了，朝聖歸來的商人已與敘利亞和埃及的商人一般打扮。

條條大路通麥加

汽船和鐵路的發明，逐漸強化了麥加作為伊斯蘭世界中心的地位，諷刺的是，汽船和鐵路都是由基督教殖民大國發明的。一八六九年蘇伊士運河開通。自十九世紀晚期起，荷蘭和不列顛的航運公司開設了供朝聖之用的定期航班。這些都加強了泛伊斯蘭交流聯繫。⁶⁶有了荷蘭人的汽船運輸，光是來自印尼一國的朝聖者就從十九世紀五〇年代每年約兩千人，上升到二十世紀之交的七千人。在穆斯林一年一度的朝聖集會上，人們從阿拉伯人的宣講和世界各地的宗教學派那裡瞭解流行思潮，加以傳播。朝聖者還經常會在麥加或開羅逗留更長時間，進一步從事宗教研究。⁶⁷一些阿拉伯世界的新觀念——尤其是逐漸興起的保守主義思想——在傳入印尼後，很快就給這個已